

寻迹狄仁杰文化公园

梁建军 文/图

早有游览狄仁杰文化公园的念头，却总被琐事耽搁，如今终于得空，便决意来一场“说走就走”的探访。

出门不远便坐上805路公交车，十来站后在狄村街建南汽车站下车，对面便是公园大门。公园的东墙外是唐槐东巷，那曾经是去岳父母家的必经之路。40年前，我常从这条小巷穿行，路的西面是一人高的夯土墙，墙里是菜地，茴子白、西红柿、茄子、豆角生机勃勃，还有一棵老槐树。谁能想到，这片满载生活气息的菜地，如今已变成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公园。

1988年，因相传这里是狄仁杰母亲手植的古唐槐，建成了唐槐公园。2019年9月，为纪念唐朝名相、传承历史文化，公园启动扩建改造，在狄公祠与狄仁杰故里旧址上，新建了狄梁公祠、狄公故居等仿唐建筑。2020年12月，正式对外开放时，才更名为狄仁杰文化公园。

走进公园，红墙黛瓦的仿唐建筑扑面而来，古香古色的氛围瞬间拉近距离。园门内，一尊高大的狄仁杰雕像巍然矗立，雕像神情正气凛然，仿佛仍在践行着为民请命的初心。雕像背后便是狄梁公祠，这座二进院落布局

规整，门厅、正殿、后殿、东西配殿与碑廊错落有致。

正殿内的狄仁杰坐像庄严肃穆。东西殿的展览，清晰呈现了他的生平、家传与政绩——原来狄仁杰的先祖是羌人，从甘肃天水迁徙而来，其高祖狄湛便葬在离狄村不远的王家坟，这段过往，也悄悄藏着古代民族融合的印记。殿内“勤政为民”“以民为本”“举贤任能”“公正执法”等版块，将狄仁杰的为官之道娓娓道来；武则天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傅山等历代名人对他的赞誉，更凸显其品格的深远影响。碑廊中，《唐狄梁公碑》尤为引人注目——这是由范仲淹撰文、黄庭坚书写的碑刻，因“狄仁杰为人一绝、范仲淹为文一绝、黄庭坚书法一绝”，被称为“三绝碑”，字里行间满是对狄公一生功绩的盛赞。

出了狄梁公祠侧门，一片竹林更显清雅——竹之坚韧正直，恰与狄仁杰的品格相得益彰。微风吹皱的镜池，清澈见底，锦鲤游弋，寓意狄公清如水，明如镜。清波榭紧邻镜池，众多游客休闲赏景。东面是一座狄仁杰雕像，“两袖清风”的题字映衬着他的品格。从塑像后面的侧门进入，便是狄公故居。



故居遵循唐代传统住宅布局，坐北朝南，室内陈列着唐代书房、寝室的家居摆设，还有唐代官服与服饰，让人得以一窥古人生活；墙上的壁雕则讲述着狄仁杰办案的故事。出了故居大门，那棵被誉为“中国最美十大古槐”之一的狄母手植唐槐映入眼帘，枝干粗壮遒劲，枝叶繁茂葱郁，历经千年仍焕发着生机。园内随处可

见的楹联匾额，均出自省城书法名家之手，一笔一画间，尽显厚重的文化底蕴。

虽说是“小巧玲珑”的公园，却集休闲、廉政教育与文化传承于一体。漫步其间，触摸着历史遗迹，感受着狄仁杰勤政爱民、清正廉洁的品德，仿佛有“满园清风”拂面而来，让人不禁心生敬意。

老物件

一把老式推子

王彦平 文/图

这把老推子藏在抽屉深处，锈迹斑斑的齿口像散了架的锣鼓。阳光照见它身上的磨损，每道划痕都藏着往事。现代电动推子在一旁嗡嗡作响，像穿着闪光紧身衣的太空舞者。

爷爷当年攥着这推子，在工棚前一站就是个义务理发摊。推子“咔嚓”声和刨木声在荒郊野地里交响。有回给学徒推头，推子卡住头发，小伙子龇牙咧嘴：“王师傅，您这哪是理发，是给冬瓜刨皮呐！”爷爷手腕一转：“刨光溜了才好找媳妇。”后来那学徒真带着对象来谢媒，说姑娘相中了他那颗光溜溜的“卤蛋脑壳”。

推子传到我爸手里，他捏推子的架势像捏粉笔演算几何题。给学生们理发时，总爱“搭售”几句人生哲理。有个调皮学生来剃头，我爸一边推一边吟诗：“剪断三千烦恼丝……”恰巧推子卡住，他接道：“物理题做不出来可别赖头发长挡思路！”多年后那孩子考上清华，喜报里特意写：“感谢王老师剃头时教的能量守恒定律——头发越短，脑细胞跑得越快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是老推子最风光的日子。我们举着“文明礼貌月”的红旗上街，它像位将军，领着剪刀、梳子组成的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小队，往街角一站就有人排队。有回给卖糖葫芦的老汉剃头，围观的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。我打趣：“您这脑袋要是剃坏了，我赔您十串糖葫芦！”话刚出口，手一抖，真在后脑勺剃出个小豁口。老汉摸头大笑：“得嘞！以后我改卖糍糕，正好缺个‘笨篱’沥米汤！”

如今，美容美发店价目表也悄然上涨。老推子偶尔给外孙子剃头，“00后”抱着手机躲：“姥爷，这古董夹头发比夹娃娃机还狠！”

昨夜竟梦见老推子醒着，齿口轻轻搭在旧木桌上，像个唠嗑的老伙计。它说：“主家你记不记得？当年你爷爷在工棚前给学徒剃头，卡了头发他喊疼，你爷爷还逗他‘刨光溜了好娶媳妇’；后来你爸给学生推头，卡了头发就扯物理题，倒让那娃记了好多年。那时候我‘咔嚓’一声，剪下的是头发，沾着的是汗味、笑声，长出的是实打实的情分呐！”



岁月留痕

拍“洋片”

杨海

所谓洋片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孩子们手里把玩的一种纸片画，上面印着各种图案，如飞机、轮船、火车、汽车，山水花卉以及，那些流传广泛的古代故事，像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杨家将》《封神演义》什么的。通常一大张硬纸片，能裁出20多张火柴盒大小的纸片画，孩子们就叫它“洋片”。这小物件看着简单，却装着我们童年的欢乐。

放学铃声刚落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，掏出各自用橡皮筋捆扎的一摞摞洋片，一场拍洋片的角逐就开始了。玩这游戏得找块平地，水泥地是最好的选择。大家蹲在地上，各拿出几张洋片，画面朝下放在地上，可以是一张，也可以几张摞在一起。先靠“石头剪子布”定好先后顺序，接着就轮流用手掌狠狠往下拍，靠拍出来的风力，把尽可能多的洋片掀得翻个跟头。只要被掀翻的洋片，就归赢家所有了。

拍洋片的动作看着容易，其实里头有不少门道。拍的时候得找对角度，要么手掌正对着洋片，拍下去要猛，提起来要快，手掌还得保持空心状；要么就在洋片边缘使劲，借助气流让它翻过来，力道也得拿捏准。我哥哥是拍洋片的高手，每次都能把一堆“战利品”收入囊中，凯旋而归，而我总是不得要领，不但总是输，还把手掌拍得通红生疼，却还是乐此不疲。

我对洋片的喜爱，远不止于玩游戏本身。那些好看的图案，还有上面讲的故事，是我童年里最早的文学与艺术启蒙。没事的时候，我会仔细阅读上面的故事，照着画上面的图案——岳飞、武松、孙悟空、穆桂英、赵云……这些武艺高强、忠肝义胆、惩恶扬善的形象，深深扎根在我的脑海里，滋养着我的审美与创作能力。

如今，那些曾经被我当成宝贝的洋片早已不知所终，但那些藏在洋片里的童年时光，如同一坛陈年老酒越品越香。